



最美的阳光

□刘若凝

初秋的菜地仍旧一片碧绿，在大如伞盖的芋头叶下钻出一个女孩，她圆圆的脸庞，大大的眼睛，乌黑的长发扎在脑后，一脸汗水顾不上擦，就满含惊喜地叫我“若凝，快来这里，下面全是芋头呢！”

她是悦阳，我最好的伙伴。

我们一同去农场采摘蔬菜，悦阳毫无女孩的娇气，拉着我在蔬菜地里跑来跑去。因为悦阳力气比较大，就负责承担挖芋头的重任。我们找到一颗叶子最大的芋头，悦阳铆足劲，将胳膊挥到空中，又快速地使劲往下一砸，铁锹便稳稳地立在那里，她用脚使劲踩了踩铁锹。

“小心点，别把芋头挖断了！”我在一旁提醒道。

“放心！”悦阳冲我扮了一个鬼脸。

她用铁锹试探性地碰了碰，随即，便使足了劲，抡圆胳膊往上一扬，待铁锹落下后又是一个反复，很快一整棵芋头便松动了，我们连忙抓住芋头茎用力拔起，许多土块纷纷落下，一大串鲜嫩的芋头挂在根部，被我们拽了出来。

我们兴趣大增，又一连挖了好几棵芋头。悦阳大汗淋漓，汗水顺着脸庞滚落下来，她也只是偶尔用沾满泥土的小脏手胡乱一抹。汗水渐渐打湿她的后背，汗珠顺着头发落下，衣服和鞋子上也沾满泥水，变得很脏，可悦阳却毫不在乎。

悦阳是很有勇气的，曾经我们一起去过独木桥，那桥非常窄，横驾在一条河上，看上去十分不稳，仿佛会随时断裂，桥下只有一张网子作为保护，让人很没有安全感。

我们刚走上桥头，桥就左摇右晃起来，我吓得连声大叫。她却并不惊慌，稳稳走在前面，小心翼翼保持平衡。桥晃动的厉害时就停下来，用手牢牢抓住两边的绳索，然后扭过头来用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，轻轻而又坚定地说：“加油！”她那温暖而又坚定的眼神，像洒在我身上的和煦阳光，让我感动又给我力量。于是在悦阳的鼓励和帮助下，我也终于克服恐惧，顺利过桥。

如今我和悦阳不在同一个城市，可我仍然想念她，想念我们在一起的欢乐时光：一起争抢盘子里最后一点土豆丝、一起在温泉池中互相泼水嬉戏……以及第一次见到她时，我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她眨着闪亮的大眼睛说：“因为我是正午时分出生的，那是阳光最好的时候，所以就给我起名——悦阳。”

现在，每当我思念她时，总会想起她明亮的大眼睛，和眼睛里流露出的纯真善良，热心爽直，就如同一天当中最美的阳光，明媚灿烂，给我力量。

第四种生活

□雪樱

人的一生，必然要经历三种生活。小时候与父母一起，长大后成家立业，等步入晚年，老夫老妻相伴。然而，如果夫妻有一方病逝，另一方如何安度晚年，这也是一个问题，我称之为“第四种生活。”

邻居魏老伯，老伴突然去世，脑干出血，紧急送医院没有抢救过来。平日里，洗衣做饭、打理生活，都是老伴包揽，既能干，又节俭，他是甩手掌柜。老伴抽身离去，打碎了他的生活，两个女儿都是高学历、工作忙，半月回不来一次。刚开始还跑得勤、送送饭，终究不能长久。他凑合着过，逢人打哈哈，低头捡废品，长长的影子，摇曳着老伴的脸庞，屋门外堆放的方便面袋、火腿肠皮等垃圾，映照出他生活的凄凉。

“再找个老伴多好。”别人的闲话，被他踩在地下，碎成一片发光的玻璃，刺得眼疼。后来，他迷上保健品讲座，有讲座必去，与说着外地方言的推销员打成一片。经常碰见他出来接人，二十冒头的小姑娘，打扮得土里土气，嘴巴像抹了蜜，“叔叔，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！”他不住地点头，瘦长的身影变得斑驳起来。很快，他的身边多了个中年女人，一看就是农村人，干瘦、朴素，带着几分腼腆。生活一下子明媚起来，置办家具、床上用品，两人出入，回头率很高，他显然不适应。有人做饭了，他脸上的两块颧骨不再凸着，变得红润好看，能够听到他哼着小曲，有了伴，家才是家，生活才有了温度。

可是，没过多久，好日子就被打碎。小女儿回来，看到这一切，打电话叫来姐姐、姐夫，上演驱逐大战。“她分明是看上我爸的房产和家产，没有登记也愿意，这里面肯定有事！”第一次听见女人哭泣，“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是和你爸爸真心……”小女儿的铁齿铜牙和大女儿的周密策划，一拍即合。姐夫听从指挥，找来大车，把女人和铺盖送回老家。没有退路，没有商量，他沉默，整个楼也都沉默，一片死寂。

这个小插曲，最终以“我都是为了你好”而画上句号，他没有发言权，就像被囚禁的犯人，无处倾诉。乒乒乓乓，咣咣当当，两个女儿轮流回来做饭，以前都是母亲掌勺，她们负责吃，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做。没过一个月，两人

先后退场，又剩下他自己，和空旷而孤独的房子，连个回响也没有，他自言自语。

有一段时间，魏老伯的手机变得忙起来，年过七旬的他不停地接电话、打电话，好像联系业务，后来才明白，所谓“业务”，是通过婚介找老伴。新来的老伴，本地人，爱打扮，容颜艳，看上去要比他年轻十多岁，而且是自来熟，逢人便打招呼，很不介意，反倒让邻居顿觉尴尬。她变着花样给他做饭，一日三餐，从不重样。她尊重他的生活习惯，知道他抠门、小气，都是花自己的钱，她态度明确，“我自己刚买了一套大房子，他的财产我一点不要。我和他就是做个小伴！”她竹筒倒豆子般的倾诉，叫人半信半疑，好在，他的女儿这次没有反对。有人比较好奇，“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“他以前是我的老师，我是他的学生，我们在公交车上遇见。”倘若如是所说，这岂不是老年版的师生恋？没人多问，毕竟，两人走到一起就是缘，他的第四种生活，没有落单，这就是幸福吧。

当人老了，胳膊腿还能动，没有失智、失能，生活便会存在多种选项和可能。患病，瘫痪，需要他人照顾，第四种生活就会蒙上一层荒谬，没有体面可言。

有个房客叫张一肖，他的邻居钟师傅，四十多岁，脸色很难看，白得像馒头，不，像花卷，因为他皱纹很多，又宽又深，纵横交错，把一张脸切成无数块裂而不散的碎片。接触后他了解到，钟师傅脸色怪异，因为家中有个接近弥留之际的病人，每隔一个钟头就会用非人的声音喊上一阵。他给钟师傅送去一些纸尿裤，朋友代销，这样就有了情感联结。一天下班回来，他看到单元门外摆着花圈，敬挽前面都写着“钟”，不用猜，是老人病故了，但病人发出的声音还在，他又诧异又惊恐，钟师傅和盘托出，告诉他真相：三年前，母亲脑梗住院，同病房一老头也是脑梗，双方家属经常让他俩比赛，锻炼语言能力。出院时老头非要跟他的母亲住一起。他的儿子与他商量，他出护理费，钟师傅十多年前从工厂买断，弟弟出钱，他负责照顾。就这样，同时照顾俩病人。没想到给了三次钱后，老头儿子玩起了失踪，他不能把老头扔了不

管，母亲走了，现在只剩他了。张一肖非常同情，又订购了一些尿不湿，他执意不要钱，“我只是希望将来我能不用尿不湿。”

母亲病逝的消息，钟师傅一直向弟弟隐瞒，如果弟弟知道，他会停止支付赡养费，还会把这房子卖掉。弟弟曾买来一瓶安眠药，让母亲服下，他没同意。正当他想着怎么对付弟弟时，张一肖的母亲在麻将桌上突发脑梗，半边身子瘫痪。他与钟师傅商量，把母亲接过来，有偿请他照顾，洗头洗澡的事情他自己来。钟师傅没有拒绝，但提出几个要求：费用问题，不负责喂药，她死了不能说我照顾不好，再就是提供至少两个亲戚的联系方式，以避免重蹈那个老头的覆辙，而且要收押金。张一肖直说自己不是那种人，钟师傅回答：“消失的那个家伙，托付给我的时候还给我下过跪呢，有什么用？人是最没意思的东西，我自己也是，我自认为是个孝子，结果呢？我母亲长褥疮的时候，不瞒你说我骂过她，还不止一次，我问她为什么还不死，为什么不一口咬断自己的舌头去见我父亲，她后来真的咬伤了自己的舌头。人真的就是这么个没意思的东西。”

临近春节，弟弟来看母亲，张一肖母亲被当做替代品，钟师傅蒙混过关，并拿到两个月的赡养费。晚上，张一肖给母亲洗澡、换新衣，他提出也给老头洗澡。钟师傅有些犹豫，说每天都用酒精给老头擦背，老人浑身的油腻露出破绽。就在这时，从老人上衣口袋里意外发现一张银行卡，“他大概猜到你不会给他洗澡，所以故意把银行卡藏在这里。”猜密码，去查账，钟师傅的脸色大变，不再寡白，而是白里透红，两颊处甚至有点纷纷的感觉。

这个故事出自姚鄂梅的小说《母亲大人》。书中有一句话，“人一老，就是垃圾”，深深刺痛着我的心，也发人深省。老，这个字叫人生厌，却又不得不直面，老人的生活就是社会的多棱镜，也是人性的试金石。不管怎样，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，第四种生活，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很多老人正在挣扎中艰难选择，然后转身，投下孤独的影子，没有一点声音。我们该怎样接纳，关系着心底那个大写的“孝”，更关乎着我们未来的路或余生怎么走。

